



黄河文艺出版社
杨贵才著

5
5

智取越王剑

智取·

越王

剑

杨贵才 著

黄河
文艺出版社

智取越王剑

杨贵才 著

出版：黄河文艺出版社（郑州市经五路16号）

印刷：河南省新乡市印刷厂

发行：河南省新华书店

版次：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张：5.5 **字数：**115千 **印数：**1—10,600册

ISBN 7—5400—0105—4/1.98 **定价：**1.90元

责任编辑 王国钦



赵二楞抬脚把凳子踢开，皱着眉头说道：“用不着客气！我看这鬼不在山神庙，就在这家里！”说罢拽步出门，扬长而去。



夫人有令，王二拐照办不误。
就这样，老两口吭哧吭哧忙乎了一
夜，把黄金全都埋进了后院的山洞
里。



李保仓哪里肯依？他施出了多年练就的飞拳铁腿功夫，来了个拦路斩蛇，上一拳，下一脚，正一踢，背一勾……



“糟糕！”他摸了摸衣兜，发觉最后一支香烟已经燃尽，心中不禁一惊。



目 录

猎人的奇遇		(一五九)
同鬼魅周旋的人		(一四五)
智取越王剑		(八三)
招祸的黑石头		(六九)
古庙孽缘		(一)

古 庙 孽 缘

自古关于鬼神之说，百口难辩，众说纷云。说有者，霎时间谈虎色变，黑风骤起，阴森森，凄惨惨，或青面獠牙，或血盆大口，或三头六臂，或腋生双翅，赫赫然如在眼前，令人毛骨悚然；说无者，一股清风吹散乌云，晴朗朗的天，暖烘烘的地，清凌凌的小河，平展展的田园，荡荡乾坤，太平极世，至于风雨造化，乃天地之功，勿须多忧多虑。这两种说法，究竟哪个富于说服力，笔者并不硬性拍板定案，只打算把黑牛山山神庙发生的一桩无头案，以及与此案有关的曲里拐弯，惊险离奇，峰回路转的故事细细讲来，以便让诸位自己去品味和分辨。

话说这黑牛山，山虽不算太高，却也是大别山争险斗奇的主峰之一。山下流水潺潺，山腰白云缭绕，插在白云中的半截山头，好似一头黑水牛在云海中游，因此当地人给它取名叫黑牛山。黑牛山怪石林立，而且这些怪石多在茂林修竹的掩映之中，无风带响，有风带哨，令人望而生畏。山顶有座山神庙，庙门朝南，左右两尊石狮子把守。整个建筑依山取势，三进三出，层层迭迭，直达山巅。庙院正殿里有一尊山

神大帝像，大腿粗得小道士抱不住。神像的两边依次排列着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个个张牙舞爪，大有生吞活人之状。相传很久以前，这座山神庙香火旺盛，终日青烟袅袅，求神拜佛者络绎不绝。自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来到此地，打土豪分田地，提倡唯物主义无神论，山神庙的生意一下子萧条起来。庙里的道士们自感空守庙堂无趣，纷纷出走，山民们也就一哄把庙门给封了。这一封不当紧，可就闹出活鬼来了。

先忧后喜 高家小院摆大宴
第一回 乐极生悲 喜宴醉酒起风波

且说黑牛山南面有个村子叫赵家冲，村南头有一片小竹林，竹林深处有座红门楼的农家小院。院内住着一个小康人家，家主名叫高老诚，是这赵家冲唯一的外来户。他的为人就象他的名字一样，忠诚厚道，脾气又象老黄牛一样温顺，任你跨到背上也不吭哧一声。他是个种庄稼的里手，又会泥瓦匠的手艺，整日里只顾埋头劳作，从不惹事生非。对待左邻右舍，礼义道德为重，贫不嫌，富不爱，一视同仁，相处十分融洽。因此，他这个外来户在村子里混得不亢不卑，人们虽然不十分尊敬他，却也没人欺辱他，甚至有求于他的人还不断送几句抬举他的话。他的女人更是个贤慧善良的妇女，一辈子没有跟别的女人顶过嘴磨过牙，倒是帮助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做过不少细软活计，因此很得邻人的敬重。高家夫妇一辈子积德行善，虽没有置下许多家产，却总算把个独生儿子高玉双拉扯成人。这玉双的相貌酷似他爹，咧嘴一笑，

眉眼鼻都透出一副忠厚老实的模样，就连那两颗黄黄的象玉米豆似的大门牙，也仿佛是从他爹嘴里蹦到他嘴里似的——活脱一个小老诚。在外人看来，高家小院三口人，男耕女织，小日子过得象一盆木炭火，暖烘烘的惹人羡慕。

哪料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忽一日，高玉双清早起来上山砍柴，绕着黑牛山转了几个弯，最后爬到黑牛岭山神庙后院的陡崖上。他找到一棵大树，系紧腰中的缆绳，哧溜儿哧溜儿，落到半山坡的一片小树林里，挥动板斧砍起柴来。人小山大，柴多手快，不一会儿，他便砍了牛腰粗的一捆木柴，牵动缆绳，就往上爬。谁知爬到半空，只听山顶哗哗啦啦一阵响动，他腰里的牵绳一松，便翻着跟头打着滚儿，跌进了深渊！

那位说了：这一摔不当紧，一定要把高玉双摔成个肉饼子肉丸子。其实，高玉双并没有摔死，只不过受了点伤。原来，高玉双落下的地方，不是犬牙交错的石峰，也不是利如钢刀的竹笋树桩，而是平如镜，软如绵的一潭清水。按理说，居高临下，清水潭里也能摔死人。可高玉双从山腰跌下时，是沿着山坡滚动的，落地时，那捆山柴垫了底，他只不过呛了几口水，身上扎了几处伤，头上撞了几个血疙瘩，所以并没有摔死。这正是：不幸之中有侥幸，死里逃生拣条命；大难不死不是福，从此高家难太平。

且说高玉双从深潭里爬出，弃了柴捆，绕道上山，来到山神庙的后院墙外，找到了那棵系缆绳的大树。只见大树巍然挺立，树桩上挽的绳结依然如故，周围也未见异常痕迹。往下看，在沿着缆绳下滑的陡坡上，突然发现有二根葛藤与缆绳交织在一起，就在葛藤与缆绳的交接处，出现隐隐约约

的脚印。脚印中断处，缆绳却齐齐的断了，绳头的一端悬在空中，乍看好似一条死蛇。高玉双暗暗吃惊，心中叫苦。他想，在这兔子不坐窝、猴子难攀援的悬崖陡壁上，有什么东西能将他系下的缆绳切断，又怎能腾空飞走呢？如果说有人行凶，怎不见歹徒出来格斗厮杀，拼个你死我活呢？高玉双正在纳闷，猛听得庙院柏树林里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，接着枝影摇动，一个黄不溜秋的东西在枝条间一闪，哧溜不见了。乖乖，莫不是撞见了活鬼！想到这里，高玉双顿时慌了手脚，扑通一声跪倒，朝山神庙拜了三拜，然后拔腿朝山下奔去。

高玉双回到家，一不吃，二不喝，三不与爹娘搭话，急急地脱衣上床，钻进被窝，蒙头大睡起来。其实，他是睡不着的。他躺在床上，闭眼是鬼，睁眼是鬼，恶梦不断，胡话连篇。再加上他那热汗身子猛地被冷水激了一下，半夜里便发起高烧，昏迷不醒了。

儿子有病，吓坏爹娘。玉双娘哭得眼泪不断线儿，高老诚忙得不知干什么好，端茶，递水，问寒，问暖。也难怪老夫老妻如此，这高玉双本是十八亩地一棵谷——单根独苗。有了他，高家就有希望；没了他，高家就断了弦。因此，儿子身上掉根汗毛，老两口也心疼。哪知这高玉双不识爹娘抬举，不管是爹，也不管是娘，只要走到他近前，他便大呼有鬼，大叫抓鬼，大喊救命。高老诚夫妇本来是极信神灵的人，一听儿子喊鬼，便认定他是中了邪。高老诚把老伴拉到一旁，悄声说：“他娘，我看咱那娃子，八成是在山神庙着了魔了！”玉双娘擦把眼泪，吞声说：“他爹，我看还是备些米面，快去把老神灵请来吧！”就这样，老两口私下商量妥当，决定请神驱鬼，以保儿子平安。

次日一早，高老诚收拾好斗米斗面，正要挑担出门，忽听院外传来清脆的铜铃声。打开院门一看，只见一群涎水鼻涕挂满腮的娃娃，正簇拥着一位青衣道士，从山坡下缓缓地走来。来者何人？正是昔日山神庙道主，今日巫婆神汉魁首，号称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、祛灾禳祸、普降生灵、赛老君、胜天尊的青衣道士老神灵。你看他，头戴青丝帽，身披青丝袍，腿套青丝袜，脚蹬青丝鞋；左手仗剑，右手摇铃，银须随风而飘，大有仙风道骨之状。高老诚一见，真是又惊又喜！喜的是老神灵不请自来，惊的是老神灵怎能未卜先知，难道他真的有一双神耳神眼？高老诚没顾得多想，老神灵已来到近前，慌得高老诚勾头就拜，连连作揖，将老神灵迎进院里。这正是：说鬼鬼就到，请神神自来；祸福犹未定，院门已敞开。

话说老神灵进得高家小院，不落座，不歇脚，铜铃高举，反手一摇叮铃铃，复手一摇铃叮叮，将个铜铃摇得满院子脆响。如此摇了一阵，忽地又举起三尺镇魔剑，上劈下砍，且跳且舞，剑起处呼呼风响，落脚处动地有声，直闹得高家小院鸡飞狗跳，猪哼羊叫。高老诚先是大睁双眼看魔法，尔后吓得勾头闭眼，躲到儿子房门后藏起来了。老神灵在院中舞了一番，猛然跺地三脚，仗剑直逼高玉双卧室门前，开口叫道：“此地邪气压正，定有妖孽隐藏。本道主昨夜一梦，得知妖孽在此一方，今晨循妖气前来，果然在此相遇。请问东家，可愿贫道替你现身说法，降妖捉鬼？”

高老诚听得，颤兢兢从门后走出，叩头拜道：“谢天谢地。神灵光临，快与我儿驱邪捉鬼。”玉双娘在屋内应了一声，早已匍伏在地，恳求道：“只要恩主替我儿治好病，从

今后我一天给神磕三个头，烧三柱香，另有米面厚礼答谢。”

老神灵一听，朗声大笑说：“本道主替天行道，为民降魔除灾，万难不辞。东家，你二位暂时回避，只到门外叫几位彪悍小伙来，为本道主助威，魔鬼即刻就可拿到。”

高老诚慌忙走出门外，叫进五个彪形大汉来。你道为啥这么容易？原来，老神灵一摇铜铃，早已惊动了四邻八舍，那些爱看热闹的人一古脑儿涌到高家，把个高家小院差不多要挤塌了。听说老神灵要用人，早有几个胆大壮汉立在门口。

老神灵吩咐插了大门，封了上房门，只留高玉双住的下房门不关，然后在每道门上贴了鬼符咒语，开始仗剑捉鬼。他让五个小伙子把高玉双从床上架起，一人抱头，两人抓胳膊，两人捺腿，让高玉双象十字架一样贴墙而立。接着，他又端来一碗清水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先饮一口水喷到镇魔剑上，然后将一口一口的清水喷到高玉双头上、脸上、胸脯上。高玉双哪里肯服，急得左挣右拽，满屋的踢打。可惜他一人抵不过五个小伙的力气，再加上他病体虚弱，不一会儿便满头大汗，乖乖地做了别人的“俘虏”。老神灵一看高玉双被制服，顿时来了精神，又将在院中舞剑摇铃的一套魔法耍了一遍，最后将剑尖向高玉双一指，高叫一声：“定——！魔鬼哪里逃！”五个帮忙的小伙面面相觑，不知魔鬼在哪里。但见老神灵挥剑朝门上的鬼符砍去，说声：“现——！夜叉精抓到了！”果然，下房门的白纸鬼符渐渐显出一个骷髅的影子，流下了滴滴鲜血。老神灵以追赶状态又朝上房门上的鬼符砍了一剑，那鬼符上立刻又现出十字交叉的两根枯骨；接着，老神灵又奔到院门口，挥剑扎向另一张鬼符，顿时又显

出一颗血淋淋的心脏。

五个帮忙的小伙看呆了，吓懵了，其中一个惊叫道：“鬼——血——杀死了！”

院外看热闹的人闻声涌进院来。高老诚夫妇顾不得向老神灵道谢，径直奔进儿子高玉双的卧房。老两口不见儿子则已，一见儿子瘫软在地，顿时哭作一团，齐呼救命。怎么啦？高玉双被折腾一番，已昏迷过去，正躺在地上翻白眼呢。这时就见老神灵进了屋，擦把汗，稳稳地坐下。他吩咐玉双娘做碗辣椒姜汤，慢慢地灌进玉双嘴里。说来也怪，那高玉双竟又醒过来了。高老诚夫妻热泪满眼，感激不尽，立刻匍伏在地，连连叩头。老精灵却取出了一张黄表天书，往一碗清水里一蘸，刹时间那黄表纸上显出一行醒目文字来：“冲撞天神，大难不死，以喜冲灾，方可活命！”他当众宣读一遍，尔后又对匍伏在地的高家夫妇说道：“快与儿子完婚吧！”说完拂袖而去。高家夫妇急忙追出门外，连叩响头，直到老神灵消逝在远方。

老神灵一走，高家小院内象炸了锅，大家对亲眼目睹的这一场“降妖记”议论纷纷。结果是，不信神者，开始将信将疑；信神者，对神灵的信念更加坚定。

高家夫妇回到屋里，方想起老神灵是空手而归，连忙打发一个小伙子挑了米面尾追而去。经过一场大折腾，高家夫妇是身软力乏，忽一见那黄表天书，顿时愁眉舒展，来了精神。高老诚一边张罗人收拾桌椅板凳，打扫院子，布置新房；一边托人四处下帖，恭请亲朋。他自己呢，准备杀猪宰羊，捕鱼抓鸡，收拾米面，要为儿子大办婚事，“以喜冲灾”。

半天工夫，高家小院又换了模样。前半晌哭天喊地，大

难临头；后半晌欢天喜地，笑语满院。街坊邻居眼看着高家先忧后喜，纷纷出来帮忙。会捏花的捏花，会扎轿的扎轿，手巧的做些细软针线，手拙的做个轿眼轿杆。人多手稠，不到天黑，一顶小巧玲珑的莲花轿子可就扎巴起来了。

轿子是扎好了，可以说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——谁来坐这轿子？新娘有没有呢？有。高老诚十几年前就为儿子订了娃娃媒。亲家是隔山十几里外柳家坪的。高老诚决定马上备厚礼，亲自去通知亲家。

说起高玉双这桩娃娃媒，顺便还须交待几句。高老诚夫妇平日积德行善，极信神灵。当初他们生下儿子，取名玉双，这名子是求过山神庙里的神仙佛爷的。那意思是，他们还想得到一个闺女，玉双能再有个妹妹才好。可是夫妇俩盼了多年，怎么也没能再给玉双添个妹妹。于是他们又背上米面，去求山神庙里的道主，算了一卦，卦谱是：“冲撞南极煞星，责罚十年，需到北坡寻替身，方能冲灾。”二人听罢，惶惶然如百爪挠心，昼夜寝食不安。高老诚托人到北山柳家坪打探，得知柳家坪的柳木匠膝下一女，和儿子玉双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不禁心中大喜。他备了厚礼，专程到柳木匠家提亲。这柳木匠，本是机灵剔透的手艺人，又和高老诚一起干过泥木活，知道高老诚一生勤劳节俭，为人忠厚，料定女儿许配高家，将来不会受委屈。于是当面允亲，高柳两家订为儿女亲家。高玉双和柳木匠的女儿柳凤仙，三岁零八个月结成了娃娃媒，这桩姻缘在两个老子打手结掌订亲的一刹那，两个娃娃连笑一声都没有来得及，就被系上了一根红线。几年后，梳着独辮的柳凤仙曾随老子到高老诚家相过一次亲。那次柳凤仙只隔着牛背向高玉双偷瞧了一

眼，就被柳木匠拉开回了家，从此，这一对被月姥拴上红线的小夫妻，谁也没有再见过谁。如今，柳凤仙已经是二八妙龄，生得象一朵出水的莲花，水凌凌的扑楞开了。她的容貌虽然比不得画中的西施那么纤细多姿，却也桃面柳身，玉肤冰肌，使得周围那些富家女子哀叹自身不如。人们说，柳家出了一位仙子，可惜豆芽长在了牛粪上。

按照当地风俗，这娃娃媒一经说定，柳凤仙便是高家的人了，高家可以随时迎娶。尽管如此，高老诚来到柳家，还是以商量的口吻，把玉双怎么得病，怎么请老神灵驱鬼，怎么以喜冲灾等事，细细地与柳木匠叙说了一遍。最后才说花轿已经扎好，单等柳木匠点个头，就来接媳妇。柳木匠也算讲义气、守信用的人，当即点头，答应马上为女儿准备嫁妆。

哪料，爹爹不知女儿的心事。柳凤仙不肯就去，茶水不进，寻死觅活，一直哭闹了三天三夜。后来多亏柳木匠的徒弟小木匠出面，才帮助师傅说服了柳凤仙。这小木匠，早年曾在山神庙当过小道士，习文弄武，也练得一副好口才。他左说右劝，又是替凤仙求神占卜，又是替凤仙抽签算卦，直逗得凤仙由哭脸变笑脸，最后终于答应遵从父命。你道凤仙为啥这样听小木匠的话？这里自有原因。小时候，他俩一块儿玩泥巴长大。小木匠比凤仙大一点，会捏泥人泥猴泥狗狗，会捏老鼠嫁妮儿，会捏猪八戒背媳妇，常使凤仙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她觉得他比自己高明，比自己能干。小时的印象一直带到成年，如今凤仙遇到自己的婚姻大事，她爹说她不服，却信任她的师兄小木匠。

迎娶的这天，高家小院好象演大戏，人挤得里三层外三